

军机飞民航,暴雨中安全着陆

1979年6月,为了缓解改革开放后民航运力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矛盾,中央军委、国务院决定让我们部队派部分飞机和机组参加民航航班飞行。当时广州民航局的运力更为紧张,因此,部队决定派两架三叉戟飞机连同机组,到广州民航局的白云机场帮助执行航班任务。我就曾多次率机组去广州飞航班。

在狂风暴雨中安全降落

1980年8月的一天,我驾驶三叉戟飞机载着100多名外国游客,从桂林飞广州。飞机对正跑道准备着陆时,跑道突然被大片漆黑的云层覆盖,视野内全是浓浓的云雾,根本看不见跑道。我果敢地把

油门推到大功率位置,一面拉杆爬升,一面高声喊道:“复飞!”

当我穿出云层再次准备着陆时,又遇到了瓢泼似的大暴雨。密密的雨帘严重影响视线,看不清跑道,但我凭着多年练就的雨天着陆的过硬本领,战胜了狂风暴雨,操纵飞机安全平稳地降落了。

乘客非要见见机长

飞机停稳后,我长长舒了口气,这时才感到内衣已经湿透。不一会,乘务长来到驾驶舱说:“乘客都不愿下飞机,非要见机长。”我在乘务长的引领下走进客舱,一露面,乘客一个个都呆住了,都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我。显然,他们都不相信我是机长,

因为当时民航还没有女飞行员,更没有女机长。乘务长一见这情景,忙用英语介绍道:“这位就是大家要见的机长,苗晓红女士。”她话音刚落,客舱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一位华裔老太太将一面绣着“祖国强盛,华人荣耀”八个金字的旅游团的旗子送给我,紧紧握着我的手,含着热泪道:“我代表全体乘客向您表示感谢,是您精湛的驾驶技术使我们平安落地。更没想到您是女机长,中国女飞行员了不起!了不起!”掌声和叫好声再次响起。

地面工作人员登机解围

乘客都争着和我握手照相。地面一名工作人员见乘客迟迟不下飞机,便



苗晓红飞航班时留影

登机了解情况。得知真相后,他出面替我解围:“请尽快下飞机,机组和这架飞机一个小时后还要飞海口,我们不能耽误他们的准备时间。”

乘客们在工作人员和空姐的劝说下,终于肯走下飞机。下飞机时,他们仍没忘一个个与我握手告别。(北京 苗晓红 87岁)

新年卖新画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二年,县新华书店就有了新作新画,既有山水画,也有人物画、生活画,比如《老师下棋》《毛主席、朱总司令迎接回国的周总理》等。还有一些套画,比如每张上有20幅图的戏剧画《朝阳沟》《穆桂英挂帅》等。这些画在“文革”中是不存在的。

我有个亲戚在县新华书店搞推销,在腊月初,他就动员我摆地摊来卖画,说依照规定给我留15%的利润。我听从建议,开始在街上摆摊卖画,结果这些新画很是畅销。年关很快到了,我又批发了一些门画和对联,天天赶会摆摊。这一年,我卖门画赚下180元钱,真是一笔大收入。(河南宁陵 屈效东 76岁)

父亲谈话促我奋发

我1959年上小学,一直懵懵懂懂,得过且过,成绩平平。1964年,在我小学五年级放暑假后,父亲和我诉说了他那艰辛的童年,以及奋发图强的学习经过。

1930年我爷爷因病去世,奶奶裹着小脚带着4个孩子,饥寒交迫。三年多的时间,小女儿夭折,大女儿做了童养媳,二女儿送了人,只剩母子俩相依为命。在这种家境下,父亲14岁那年明白了知识可改变命运,便克服困难,发奋自学。他把笔子的一头砸成毛刷状当笔,刮下锅底灰当墨,桌子当纸,虚心向本村热心的先生请教……后来,因为认识很多字,能够读书写文章,1954年春,父亲被单位选派参加培训学习,毕业后成为干部。

父亲的谈话,深深打动了。从六年级开始,我像变了个人似的,上课用心听讲,课后认真完成作业。1965年秋,我如愿考上了大同矿务局一中。(山西大同 王建章 71岁)



被面做花外套



1974年春节,我和王三妹完婚。正月初一给姐姐拜年,三妹拿出我们的结婚照(上图)跟姐姐说:“留个纪念吧。”姐姐看了看结婚照,又看看三妹的穿着,批评我:“结婚是人生大事,你怎么不给三妹做件花外套。”

姐姐替我解忧,她有一块花被面,让我拿去给三妹做了一件花外套。没几天,我俩去三妹的老娘舅家拜年。老娘舅看着身穿俏丽花外套的外甥女,打心里高兴,喜滋滋地说:“咱们去照相馆照张合影,就是婚庆照,留个纪念。”于是,我们结婚就留下了两张照片:结婚照朴实,婚庆照(下图)喜庆祥和。(辽宁沈阳 雷作春 81岁)

带30斤白糖回苏北老家过年

1987年,我在江苏无锡一家单位工作。年底,无锡的同事看我买了油面筋等无锡特产,准备带回苏北老家射阳过年,都夸我小小年纪还蛮懂事。

我可谓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农民工。苏北家乡贫穷落后,食油、煤油、白糖等都凭计划供应。无锡的同事平时待我很好,跟他们聊起买东西回家过年的事,提起了老家白糖供应量

太少的情况。我只是随口一说,在场的陈瑞娟、鲍婉英等大姐便让我放心,肯定会帮我多买上一些白糖,并保证让我带回老家过年。

她们随即通过各自的亲朋好友,一下子帮我购买了50斤白糖——这可是我们一家10年都凑不到的白糖计划啊!我真的好感动,可我一个人仅靠两只手,一路多次转车,带不了多少东西。最后,我决定只带30

斤白糖回家,另外20斤让其他外地同事分了。

当我带着30斤白糖到家时,全家人都惊呆了,拼命追问我哪来的这么多白糖,还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。我一连解释了几次,父母这才放心来,更是好一阵的激动和高兴。第二天,邻居都传开了我从无锡买了30斤白糖的事情,连大队干部也挺佩服我呢!(江苏射阳 王冠成 56岁)



煤油灯下出奇招修收音机

上世纪60年代末,我和初中同班同学谈永敏结伴,到安徽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插队落户。我俩每日里在田间地头干活,辛勤劳作。晚上,我们在小煤油灯下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——这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。

一天晚上,收音机突然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噪音,广播声随之消失。听不到新闻广播,我俩仿佛与世隔绝,焦急万分。好在这个收音机是谈永敏在上海自己组装的,他打开机盒木外壳,取出半导体底板仔细查看,最终发现有两个电阻脱



敏下乡时合影
焦海林(左)和谈永

焊,必须再焊接上去才行。可是村里不通电,随身带来的电烙铁无法使用。为此,我俩面面相觑。

此刻,煤油灯的火苗忽闪忽闪地跳跃着,我俩突发奇想:何不把电烙铁改火烙铁呢?说干就干。谈永敏取出从上海带来的工具,把电烙铁上的铜芯头拆下来,

用手钳夹住,放在小油灯上烘烤。我拿玻璃小镜子,把煤油灯光反射进机盒内,增加里面光亮。电烙铁铜芯头被烧热后,谈永敏用它快速又准确地碰触底板上电阻的焊接点。这一招果然有效,焊接点上焊锡熔化了,电阻重新插入底板上的铆钉眼里。奇招制胜,半导体收音机“复活”,我们又可以听到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啦!

感谢小小的煤油灯,是它,打开了我俩的思路,赋予了我俩在农村插队后的第一次创新力。(上海 焦海林 74岁)